

時值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各機構團體紛紛舉辦慶典活動。由中華文化城、上海京劇院聯合主辦，中央電視台戲曲和音樂頻道、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協辦慶祝活動「CCTV空中劇院港澳行」，匯聚眾多戲曲名家、眾多劇種，於本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分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戲曲名家名段演唱會」、「京劇折子戲專場」。開演前夕，本報先後專訪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安平、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張建國，以及國家一級演員、上海滬劇院院長茅善玉，聽他們談本次表演劇目、談唱功唱法、談對戲曲傳承的想法。



文化交流

大公報記者 劉毅



▲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 安平供圖



▲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 張建國供圖



▲新編歷史京劇《伏生》中，張建國飾演大儒伏生 網絡圖片

# 包拯有血肉 平貴情義深

## 專訪「京劇折子戲專場」演員安平張建國

「包拯不是神，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不應只有剛正不阿的一面。」安平接受本報記者電話專訪時道。在「京劇折子戲專場」中，他將扮演《劉美案》裏的包公，以韻味悠長的表演唱腔，塑造人性「包青天」。

### 抒情花臉「接地氣」

安平為京劇表演花臉名家，被譽為「抒情花臉」，師承夏韻龍、尚長榮、李長春、李榮成等，曾獲中國戲劇「梅花獎」，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主角獎」等。

「香港觀眾很懂戲，他們的評價也很專業。」今年是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二十周年，安平告訴記者，演員們於期待、興奮之餘，亦懷揣一份謹慎。是次《劉美案》與安平搭戲的是李國靜、藍天、胡璇等中、青年京劇演員，「他們可賦予劇目朝氣和新氣象。」

此前，安平已有三次為慶祝香港回歸，在港演出京劇的經歷。在他眼中，這是一部常演常新的劇目：「《劉美案》家喻戶曉，講述包拯依法鑄死恩負義陳世美，還陳妻秦香蓮公道，其精髓貼近今人生活，具現代啟發意義。不論是古代，抑或是現代，包公斷案都受人歡迎，只因人們心中都想有這樣一個為百姓說話、為人民發聲的清官。」

該戲最早從鼓詞藝術說本《秦香蓮》中脫胎而來，為京劇表演最具代表性劇目之一，展現表演細膩柔婉、剛柔並濟等特徵。這也是安平的「保留劇目」，其高亢洪亮、遊刃有餘、韻味醇厚的唱腔，最適合《劉美案》的唱腔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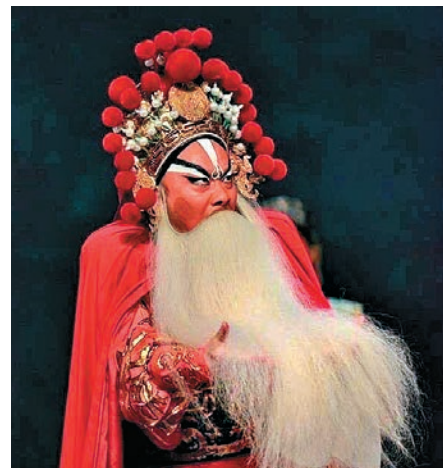
在以往的戲曲作品中，包拯多為一個剛正、不食人間煙火的光輝形象，而在安平這版《劉美案》裏，他着重挖掘角色人性一面：「包拯首先是一個人，他有父母、有妻兒，也會有人的情緒和壓力，對上，他要承受皇姑、太后等皇親國戚的施壓，對下，他要面對秦香蓮相信「官官相護」的質疑。」

安平在表演時會根據場景和人物情緒做出微調。例如有一場段是包拯贈銀給秦香蓮母子的散板，「贈銀時，包拯特別囑託秦香蓮兒子要好好學習，莫當父親陳世美一樣的大官，害家不得大團圓。」其他戲曲演員唱這段戲文時，唱腔、唸白並無甚特別，安平則在這段唱詞中，延長尾音，加入哭腔：「觀眾看到無不落淚，甚至首次在香港演出《劉美案》時，亦有香港觀眾在此節拭淚。」

「花臉」一般指性格剛烈、粗獷的男性角色，很難令人想到「抒情」二字，但安平

則賦予「花臉」這一行當抒情的一面，「就算是張飛、李逵等剛中之剛的角色，他們也有人的情感，有情緒的起伏，因此，我就在唱腔中引入抒情，展現角色人性。」

作為國粹的京劇，歷來有一套十分嚴謹的行規和「程式」，如何令京劇更好地傳承？安平認為關鍵在於「接地氣」，呼應現代人審美，他以內地劇《人民的名義》為例作進一步闡釋：「《人民的名義》之所以引人入勝，在於劇中人物忠奸難辨，現代京劇也



▲安平《春秋二胥》劇照 安平供圖

要向這個方向靠攏，打破臉譜定忠、奸的慣例，即白色臉譜不一定代表奸臣。」

此外，安平還將在本月二十日「戲曲名家名段演唱會」上演唱《趙氏孤兒》選段。

### 奚派傳人展魅力

張建國將在「京劇折子戲專場」上，演出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京劇傳統劇目《紅鬃烈馬之武家坡》，唐代名將薛平貴征戰在外十八載，返回故土，在武家坡前遇見妻子王寶



▲張建國在京劇《武家坡》中出演薛平貴 張建國供圖

釧。夫妻分離十八年，容顏難辨，不敢貿然相認。薛平貴借問路試探王寶釧，王寶釧怒形於色，憤憤而去。薛平貴忙細說緣由，賠罪訴前情，夫妻終得相認。

飾演薛平貴的正是京劇奚派傳人張建國，「這齣戲最動人處為薛平貴與王寶釧的一段西皮流水，由二個大導板、一個小導板交織而成，很是耐人尋味。」而與他搭戲的是派演青衣孫勤梅。

張建國，工老生，拜奚派表演藝術家張榮培、歐陽中石為師，相比較其他京劇流派，張建國道：「奚派舞台表演具備儒雅之氣，考驗戲曲演員的內涵和功力，既談諧又不失雅緻，既到位又不能越位。」有人說，年輕人不喜歡聽京劇，張建國認為是因為沒給年輕人喜歡的機會，故他堅持把京劇引進校園，讓學生近距離欣賞京劇魅力，感受到「國粹」的可貴。

此外，他也排演過不少京劇新編戲，譬如以秦朝「焚書坑儒」為引的新編歷史京劇《伏生》，面對新編戲，張建國也有自己的一番見解：「這一類戲創作難度高，然而無論如何創新，都不應捨棄京劇的「程式性」，四功五法都不可偏廢。如今很多新編戲過於注重高科技的運用，燈光布景和舞台都十分漂亮，如此一來，傳承精神就會發生偏離，創新應植根在繼承經典之上。」

# 茅善玉：不能小看四分鐘

大公報記者 張帆

相比京崑越，滬劇屬於一個小劇種，談起這次能夠登上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文藝演出的舞台，上海滬劇院院長茅善玉很高興，她在辦公室接受訪問，笑着向記者強調，演出只有四分鐘左右，但這是「不能小看的四分鐘」。一來是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盛事而唱，二來作為一個地方戲曲演員，這也是推廣本土文化的一個難得契機。在她看來，每一次的演出活動，都是一次機遇、一個載體，能讓更多人認識和喜愛滬劇。

### 語言非賞劇障礙

滬劇，顧名思義是用滬語演唱的戲曲，也是最具有上海特色的劇種。茅善玉介紹，前些年，上海滬劇院曾多次赴港演出，對香港戲迷的熱情仍記憶猶新。在她印象中，香港有很濃的戲曲欣賞氛圍，加上有很多港人祖籍江浙滬，所以每次演出都會有不少「老鄉」捧場。

在香港演出時，除了著名的折子戲唱段，上海滬劇院的很多經典保留劇目也都曾整場演繹，如《雷雨》、《楊乃武與小白菜》、《庵堂相會》、《羅漢錢》等等。對他們演員來說，也期待通過自己的工作，讓在港的老上海人聽一聽鄉音，一解思鄉之情，或許還能萌生返鄉一睹家鄉變化之念。

茅善玉說，此次赴港挑選的節目自己很



▲滬劇《家·瑞珏》茅善玉飾瑞珏 上海滬劇院供圖

滿意。是選自滬劇《敦煌女兒》中的著名唱段《守望理想》。這部原創大型現代劇主要描寫了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從上海小女成長為敦煌學大家的傳奇人生。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每逢在喜慶的場合演出，滬劇的曲目通常就是《羅漢錢》中的《燕燕做媒》，取其歡快。但茅善玉認為，不能總是「老調重唱」。她向記者介紹，《守望理想》不僅旋律很優美，其中的曲調、韻味又帶有明顯的滬劇特徵。雖然《敦煌女兒》是近幾年的新作，但這一唱段已被滬上很多戲迷熟悉和傳唱，希望這「新調新唱腔」經過更多的傳播和打磨成為新一代的經典。

茅善玉還有一個觀點，因為語言和文化的不同，一個戲曲劇種並不可能被所有觀眾

熟悉，但卻會因為一個唱段、一齣戲而獲得更高的知名度。有些觀眾可以不知道滬劇，一生也不會完整看上一齣滬劇，但卻會愛上一段演唱，一位演員的表演。因此，作為演員的她就是想從小小的一段唱開始努力。

### 推陳出新「守望理想」

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滬劇，從上海浦東的民歌鄉調逐漸發展到江浙滬地區一個流行的劇種，經歷了近百年的滄桑。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鼎盛時期，江浙滬一帶的滬劇團遍地開花，甚至幾歲的孩童都能隨口哼上幾句經典唱詞。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經濟發展帶來娛樂文化活動的豐富，人口大量流動導致滬語的式微，種種原因讓滬劇逐漸萎縮。

在滬劇不景氣的時節，上海滬劇院幾乎是碩果僅存的專門院團，茅善玉也是少數在艱難中堅守的藝術家之一。她認為，滬劇有其獨特的價值，就像老上海的「活態」博物館。上海這座城市始終在日新月異，這裏的建築、文化形態、市民生活形態乃至語言都不斷在變化，以至於要一窺滬語最初的風貌、滬人過去的生活狀態、老上海的文化等，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這一切都可以在滬劇舞台上找到。「滬劇承載着上海的城市記憶」。

自擔任上海滬劇院院長開始，茅善玉還一直在思考滬劇的傳承和創新。她為記者歸納出十八個字「與時代同步，與城市同行；兼容並蓄，海納百川」。她說，在題材上，滬劇基本以現實主義為主，這為新劇創作帶來了難度。但因其很強的包容性，不少世界著名劇目一經改變成滬劇，也能成為新的名作，如《魂斷藍橋》、《蝴蝶夫人》、《大雷雨》、《寄生草》等等。同時，一些已有的經典，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結合時代特點進行修改和補充，否則就容易與時代脫節。

還有一件工作是茅善玉十幾年常抓不懈的，就是人才的培養。她回憶，任職之初可謂焦頭爛額，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沒有人，特別是符合條件又願意學習滬劇的新人很少，兩年才招到二十八個人。茅善玉說，對於他們的教育可謂不遺餘力，包括她在內，滬劇院的名家都願意手把手傳藝，也不吝嗇給他們登台的機會，使得他們在藝術上更快走向成熟。如今，這批九零後已能撐起滬劇院的台面——這幾年推出的大戲幾乎都是他們唱主角。如剛剛在臺灣演出大獲成功的大型歷史劇《鄧世昌》，如果沒有這些新人是很難撐起來的。

明年，新一批二十八個新人又將結束實習正式進入劇院。在茅善玉看來，他們都是滬劇未來的希望所在。



▲茅善玉在《雷雨》中飾繁漪 上海滬劇院供圖